



## 卡繆及

松與竹譯

## 希其華的神話

**前言：**這篇譯文是採意譯(Free Translation)的方式，因為如果直譯的話，讀起來不但費時、費力而且有讀後不知所云之感。當然本人儘量避免曲解原文的意思，但必仍有誤處，希讀者不吝來函指教。

卡繆於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曾出版不少劇本以及兩部小說名著—異鄉人(The Stranger)，瘟疫(The Plague)一和兩篇影射人生的文章一本文，及叛逆(The rebel)。他曾與沙特(Sav-tre)過從甚密，但自從沙特決定與法國共黨沆瀣一氣後，兩人就鬧翻了。他時常被稱為存在主義者，多少由於他曾與沙特交往，儘管許多評論家仍然堅持這是一項令人厭惡的錯誤。但即使如此，正如德斯考夫斯基的地獄備忘錄(Notes from underground)成為(存在主義論叢的)最好序曲，卡繆的希其華的神話則成為更好的終曲。

衆神因希其華有罪，判他須無休止地將一塊岩石從山脚下推到山頂上，而且當岩塊到達山頂後，將會因岩石的重量而再掉回原處，然他還須下山來，再推上去。這些天神因某種理由，認為被罰作無益於己而又無前途希望的勞役，可以說是最令人痛苦不已的懲罰了。

記載這件事的前因後果的著作說法有二。一是史學家荷馬，另一則是傳說，若依照前者，則希其華將是最富智慧最精明的一位(本文後面將會提到)，若依後者的話，他是乎是幹上了土匪這一行而被罰的。然而依我的看法，這兩則並無矛盾，不同的僅是希其華為何被罰的原因而已。

根據荷馬所說的，希其華是因對衆神有某種輕浮之行為，而被控訴的，因為他竊知他們(衆神)的秘密，即邱彼得拐走了Aesopus的女兒—Aegina。她父親對女兒的失蹤大為震驚，趕來希其華處訴苦，希其華早知這件誘拐的醜事，他想告訴Aesopus是誰幹的，但有一個條件，即Aesopus

首先要賄賂天帝宙斯為大眾不產回頭稅！」  
中卷第十一章：希其華被推到那座一望小山頂，千萬山峰其餘

諸山都比它高，希其華的山峰最高，繼續回身

說道：「我所犯了是阿波羅所犯，這便是我

所犯的，我所犯的，我所要受的，我所應受的，這就是

我所犯的，我所犯的，我所要受的，我所應受的，這就是

銜命來凡界抓回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冒失鬼，他抓住希其華的領子，像抓小雞一樣地將他從幸福快樂中帶回地獄，在那兒他的岩石正等着他。

讀到這兒，我們大約可以了解希其華是一個荒謬英雄。他之被認為是荒謬英雄，大部份在於他的忿怒，小部份在於他所受之折磨。他對衆神之咀吮，對死之痛恨，對生之熱愛，使他“贏”得那無法以言語形容之懲罰，在此懲罰之中他整個肉體被驅往做那徒勞無功的事，這就是熱愛生之界所需付出的代價。希其華回到地獄後之情形不得而知，但神話本身僅是將人生注入於其中的一種構想罷了，至於這一篇，我們在腦海中可勾畫出一個驅體正使出全力，竭力地想舉起一塊大岩石，並且千方百計的要把它推上一個斜坡的圖畫，圖中我們看到那因用力而扭曲的臉、緊貼着石塊的面頰、托着滿是泥灰的岩塊的肩膀、嵌在石底的腳（想藉脚力幫點忙）。臂膀上隆起鼓鼓的肌肉、還有人類賴以保護（沾滿着泥土）的雙手。經過一長期的努力後，到達終點（這努力無法以空間、時間函數予以標明），希其華之目的達到（即將岩塊推到山頂），然後希其華看着岩塊在瞬間又掉回原處，在那處他還得重新將岩塊推上來。他開始下山回平地去，就在這一段回去的時間一休息時間一使我感到興趣。一張緊靠着岩塊辛苦工作的臉，簡直可以說是已成石頭了。我了解希其華是踏着沈重，但有節奏的脚步回到那他永遠也不知道何時終了的痛苦深淵中。而他下山的這一段可以說是讓他鬆口氣的空擋，而此空擋就像他所受的痛苦一樣準時而來。這段就是具有意識的時間（The hour of consciousness）。每次當他從高山上走下來到衆神穴居之處時，他（對他的命運來講）應該是一個優者，他比岩石還堅強。

若這個神話算是一個悲劇的話，那是因為神話中的英雄是具有對自己所處環境有自知之明之意識而來的。說真的假如他在每走一步時，成功之希望扶助着他，那他又有何痛苦可言？就如今天的工人一樣，他們一生中每天都作一樣的工作，而這種命運並無絲毫一點荒謬（因為這些工人可能有一個希望在引導着他們，繼續他們例行呆板但快樂的生活。）但如我們以意識狀態去衡量時，工人的工作是一種悲劇（因為他們生於世上是荒謬的，死就是幻滅，並沒有一個天堂讓他去開拓天地，那整天受生、老、病、死的威脅，壓迫，不算時悲劇則又為何？）希其華知道他所處的環境，而且在山上的那一段時間裏，一直想着這件事，這不但延續了他的痛

苦也使他的勝利更進一層，世上沒有一種命運不被侮辱、藐視所籠罩着。  
—待續—

後記：本文由於太長而時間匆促故分為兩次譯完，前半部大概僅說明希其華的故事，後半部才是他將人生灌入神話，告訴我們希其華的故事就是人類整個命運。

百年來人類加速地推動科學的巨輪，它把人類帶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步步地消除飢餓、無知和疾病，但另方面它粉碎了數千年來人類一直保有的價值觀念，先是探討生命的來源（演化論），接着上帝被宣佈死刑（尼采），再經過二次血淋淋的事實（兩次大戰），人們見到的只是屠殺跟殘暴，正義、真理何在？人類確是對上帝澈底的絕望了。儘管人類在物質的享受漸漸提高，生、老、病、死的痛苦却無時無刻的困擾我們，在忍受這些折磨之餘，只有高舉雙手向死亡投降。天堂之路業已關閉，我們不禁要問人類到底要往那兒走呀？卡繆一被稱為“這一代的良心”的哲學家，以他敏銳、深邃的思維，透過希其華的神話，指出人類的命運是一個不能挽救的結局—失敗。人類必須拿出最大的勇氣扮演這個最荒謬的角色，反復推動這塊“生”對我們所加之巨石，受盡各種折磨，才得推上山頂，雖然如此，這過程中他的內心却是充實的，唯有如此，人類才能肯定生存（存在exist）的價值。縱使眼角淌着淚忍受着痛苦，但心裏是快樂的、充實的。

